

## 第三世界與經援、外債

鄭明杉

聯合國經濟學家貝德爾(Badre)認為大部份落後國家是由於國民低所得、低儲蓄，沒有餘額可供投資，使得生產力難以提高；於是低的生產力及低的所得，便世世代代循環下去。這也就是所謂的「惡性貧窮循環」。六十年代初期，聯合國通過由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所提出的「十年開發」計劃方案。在此方案下，富有國家對貧困發展中國家定期提供經濟援助，便成爲一項「義務不容辭」的義務。

另一方面，對於甫告獨立而一切發展基礎尚未建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國際經濟援助也顯得異常重要。除了極少數國家和石油輸出國外，大部份的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沒有國際經援，則欲從落後的社會轉變爲現代化國家無疑是困難重重，難以脫離「惡性貧窮循環」。

### 所得經援額按年遞增

近十餘年，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所得的經援大有增加之趨勢；能源危機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援額由一九七四年的一、二七二億法國法郎，節節上升至一九七六年的一、九一七億法郎以及一九七七年的一、四二五億法郎。油產國機構的經援額也由二、八三億法郎提高至四、四一億法郎。共產國家（包括中共、東歐國家、蘇聯）的經援額則由五、三億法郎逐漸減少至三、五、七億法郎。可是以總額來說，第三世界國家所得的經援額還是由一九七四年的一、六〇八億法郎，按年遞增至一九七七年的一、九

附表一：第三世界國家所得經援額

(單位：億法郎)

	經濟合作 與 發展組織	石油輸出 國組織	共產國家*	合計	銀行貸款	總計
一九七四年	1272	283	53	1608	384	1992
一九七五年	1578	357	34	1969	387	2356
一九七六年	1917	386	33	2336	477	2813
一九七七年	2425	441	34	2900	539	3439
佔國民生產毛額	1.05%	3.28%	0.04%	—	—	—
佔總額	83.6%	15.2%	1.17%	100%	—	—

\*：共產國家包括蘇聯、東歐國家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新聞文告 A/78.24。美元/法郎匯率：  
—1 美元、1974年=4.80法郎，1975年=4.30法郎、  
1976年=4.77法郎、1977年=4.90法郎、1978年=4.50法郎。

〇〇億法郎。三年間一共增加了一、二九二億法郎，平均每年的增加額高達四三〇億法郎。近年來，一些資產雄厚的國際性銀行也加入經援的行列。這些銀行所提供的經援額由一九七四年的三八四億法郎，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五三九億法郎，故第三世界所得的實際經援額是由一、九九二億法郎增至三、四三九億法郎，如果以一九七四年為一〇〇指數的話，則一九七七年的經援指數已增至一四〇。

顯然地，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二十四個工業先進國所提供的經援額最高，佔了總經援額的八三%。以個別國家來說，一九七七年美國以五八四億法郎的官方及民間經援額高居世界首位；英國和西德各以二九一億和二八二億法郎名列第二、第三位，日本和法國各以二七一億及二五二億躋身前五名。可是若與國民生產毛額相比較，則經援額所佔各國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就有不同，例如瑞典的官方經援額雖只有三八億法郎，但其經援額却相等於國民生產毛額的〇·八九%；荷蘭的官方經援額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〇·八五%，挪威為〇·八二%，法國和丹麥皆為〇·六〇%，美國的官方經援額雖達二〇四億法郎，但僅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〇·二一%罷了。

自能源危機後，油產國也以部份的油錢撥給第三世界國家作為經援用途，一九七七年的經援額已達四四一億法郎。若與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相比，則科威特一九七六年的經援額約等於其同年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一·五%，高居首位；阿拉伯酋長以一一·四五%居次，卡特爾以一〇·三七%名列第三。故如果以這三個油產國的經援額所占各該國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與上述瑞典、荷蘭、挪威等西方國家相比較，則油產國所提供的經援顯然要比其他國家都來得慷慨。

## 中所得國家容易取得經援

在援助第三世界國家聲中，大部份工業富有國鑒於政府的贈與常易使受援的第三世界國家產生「安逸感」，反而減低了援助的效率，故已逐漸減少贈與的經援數目，而相對地提高科技性援助和有償還義務的貸款額。如此一來，第

三世界國家所接受的經援額雖按年增加，但其債務有日漸升高的現象，外債問題也日趨嚴重。

世界銀行的常年報告書顯示，一九六五年為數八十個第三世界國家所拖欠的外債約三七五億美元，至一九七〇年增為七五五億美元。在短短的五年間，外債額增加了一倍。一九七二年，此項外債額達到了一、〇三二億美元，一九七四年再增至一、五七二億美元，二年間增加了五〇%。一九七五年，外債額再升至一、八六三億美元，一九七六年突破了二、二七四億美元。至一九七七年時，為數九十六個第三世界國家所拖欠的外債額估計已達二、七二五億美元。

此一數額比英國全年國民生產毛額（約二、四四五美元）還要高，比「東協」（菲、泰、印、新、馬）五國的國民生產毛額（約九八〇億美元）更高出二倍半。

一九七六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拉丁美洲諸國所拖欠的外債額最高，達六八五億美元，佔第三世界國家外債總額的三〇%，東亞國家以三八七億美元居次，北非和中東阿拉伯國家也以三七五億美元名列第三。南部非洲和南歐各為三〇五億和二七八億美元，澳南非洲以二四五億美元居後。

一九七六年間，九十六個第三世界國家負債二、二七四億美元，平均每個國家所分擔的債務約二三六億美元。若以國民平均所得加以區別，則國民平均所得屬於「中等級」的第三世界國家所拖欠的外債却比低所得的國家來得高。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劃分法，凡是一九七六國民平均所得低於四〇〇美元的國家，皆被列為第一組低所得國家，國民平均所得介於四〇〇至一、〇〇〇美元的國家列為第二組中所得國家；國民平均所得介於一、〇〇〇至二、五〇〇美元的國家列為第三組中所得國家；而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二、五〇〇美元的國家一概列為第四組高所得國家。一九七〇年至七七年間，上述第三世界各組國家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六%，其中第一組低所得國家的成長率最低，計三·三%，第二組和第三組中所得國家各為六·五%和七·一%，第四組高所得國家為五·三%。

世界銀行以較為粗略的方法劃分低所得和中所得的第三世界國家。凡是國民平均所得低於二五〇美元的國家皆列入低所得行列；超過二五〇美元的則為中所得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於一九七八年間所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書」和「常年報告書」的估計，一九七〇年中至一九七五年中第三世界低所得國家的經濟平均成長率只有三·八%，而中所得國家的同一時期經濟成長率則有六·四%；一九七五年，低所得國家的投資額相等於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九·一%，中所得國家的有百分之二六·四%。

以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國家計算，被世界銀行列為第三世界低所得國家的共有三十四個。一九七五年間這三十四個國家的人口共達十二億，國民生產毛額合計一、八〇〇億美元，略佔世界國民生產總額的區區四%，其出口值（約二一〇億美元）只佔世界貿易總額的二·五%左右（其中印度、印尼兩個低所得國家已佔了一四〇億美元）。

低所得國家以澳南非洲國家和南亞國家為主，其中約有六億人是屬於「赤貧」。六十年代，澳南非洲的經濟成長率還有四·

三%，一九七〇年至七五年間則降到二·八%。南亞的經濟成長率雖由六十年代的二·四%提高到一九七〇年至七五年的三·九%，可是其貧窮程度也未見有多大的改善。

五十八個中所得國家的人口雖未超過九億，其國民生產毛額合計却有八、七〇〇億美元，比低所得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高出將近五倍。中所得國家的一、八八〇億美元出口值也比低所得國家的出口值高出了八倍。六十年代期間，中所得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實際經濟平均成長率高達六·三%，比低所得國家的二·八%也高出了一倍有餘。

故無論採取何種劃分或歸納法，過去十餘年來，第三世界中所得國家的經濟發展比低所得國家來得快。由於前者的經濟發展有所成就，令西方國家對其發展充滿信心，故其所得經援額也比其他國家來得高。

敏特 (Myint) 教授在其名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學」一書中便曾指出：工業先進國家可根據人道立場對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集中性的援助，而不考慮到受援國有效利用這些援助的能力或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貧窮國往往成爲富裕國的長久負擔；另一方面，如果工業先進國只選擇一些經濟發展較迅速，且能吸收和充分利用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給予集中性的援助，這些受援國的經濟可從「起飛」(Take Off)階段，進入「自主的成長」(Self-Sustained Growth)。故這種方式的援助最能符合「以經濟援助，促進經濟生長」的原則。

近十年來，工業先進國的援助也以經濟發展已有一定成就的中所得國家爲主，但所提供的經援方式却不盡相同。除了無償還義務的贈與外，一般的經援方式包括了貸款、投資和科技工藝傳授等各方面的援助。經援額中又可分爲政府(官方)開發援助(二國間或多國間)及私人(或民間)援助等兩大類，而民間援助又多來自國際性大銀行，且以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輸出信用額等爲主。

一九七二年，低所得國家所取得的官方經援額爲二一五億美元，中所得國家所取得的經援額約二七四億美元。同期，中所得國家又另取得二二三億美元的民間援助額，低所得國家的則只有三〇億美元。如此一來，中所得國家取得的官方、民間援助額合計有四九七億美元，低所得國家則只有二四五億美元。一九七六年，低、中所得國家所取得的官方援助額分別爲三八四億及四九四億美元；而中所得國家所取得的六四八億美元民間援助額又比低所得所取得的七九億美元高出了許多倍，中所得國家取得的民間援助額也比官方援助額爲高。

印度、墨西哥所取的經援額便是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七六年間，印度的國民平均所得約一五〇美元，墨西哥則爲一、一九〇美元，前者爲低所得國家，後者爲中所得國家。至一九七五年末，印度、墨西哥所拖欠的外債分別爲一四六億及一三五億美元，等於各該國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七·二%及二二%。可是一九七五年間，墨西哥所取得的三二億美元經援額中，只有三億美元是屬於官方經援，而印度所取得的三〇億美元經援則大部份來自官方。顯然地，低所得國家所獲經援以官方經援爲主，所吸收到的民

間援助額只佔民間經援總額的一〇・八％。

## 負債纍纍的第三世界國家

由於歷史因素和地理環境的各異，國家經援款項的流向也頗有偏倚。以個別區域而言，拉丁美洲雖取得較多的經援額，可是其所積欠的外債也比其他地區來得高。一九七六年，拉丁美洲的外債額就佔了世界債務總額的三〇％，東亞國家佔一七％，北非和中東阿拉伯國家佔一六・五％，南部非洲佔一三・五％，南亞佔一二％，漠南非洲則以一〇・五％居末。

據世界銀行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世界債務表」顯示：一九七五年來，八個第三世界國家所積欠的外債佔了第三世界總債務的半數，其中印度負債一四六億美元，巴西為一四一億美元，墨西哥一三五億美元，印尼一一八億美元，阿爾及利亞九〇億美元，伊朗七一億美元，南韓七〇億美元，巴基斯坦六三億美元。這八國的外債佔了官方債務的五四％，佔民間債務的六〇％，債務的集中程度由此可窺見一斑。

雖然上述八個國家的債務額遠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高，可是其經濟比重也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大。根據估計，十一債務額較高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合計四七二億美元）約佔八十四個第三世界債務國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半。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三國所欠的外債雖合計四二二億美元，佔八十四個國家債務總額的二四％，可是這三個最大債務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合計也有二六五億美元，佔八十四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的二九％。

一九七七年十六個負債纍纍的國家中，以國民生產毛額而言，巴西最高，達一、五七七億美元，印度以八五一億美元居次，阿根廷以四五〇億美元居第三，而孟加拉、薩伊各以七五億及三二億美元居末。以國民平均所得而言，委內瑞拉以二、八二一美元高居首位，阿根廷及巴西分別以一、七三〇及一、四〇五美元各居第二、第三。孟加拉及薩伊分別以一〇及一二四美元居末。以外債數額與國民生產毛額對比，薩伊的二六億美元外債等於其該年國民生產毛額的八〇・七％，巴基斯坦為四七・五％，秘魯三三・六％。以國民平均分擔的外債款項計算，委內瑞拉每名國民平均需分擔三五一美元，智利三三八美元，秘魯二八五美元

附表二：中、低所得國家所得官方、民間援助額

（單位：億美元）

	1972年			1976年		
	官方 援助	民間 援助 額	合計	官方 援助	民間 援助 額	合計
低所得國家	215	30	245	384	79	463
中所得國家	274	223	497	494	648	1142
合計	489	253	742	878	727	1604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債務表〕1978年

，而孟加拉的平均分擔數字則不及一〇〇美元。  
 由附表三可知，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七個高債務的第三世界國家中，一九七二年所欠的官方債務（約一〇二億美元）與民間債務（一一五億美元）甚接近，一九七五年時民間債務（二五九億美元）已比官方債務（一七三億美元）高出六六%。反觀其他七十七個國家的官方債務仍然比民間債務來得重要，然而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間，八十四個國家的民間債務的增長率（一一七%）遠比官方債務的增長率（五五%）為高。

## 工業國銀行介入經援貸款

債務額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由於國際性大銀行的介入貸款活動

附表三：負債額較高與較低的國家

（單位：億美元）

	七個負債較多的國家	其他七十七個國家	合計（八十四個國家）
一九七五年末負債額	432	778	1210
官方債務	173	540	713
民間債務	259	238	497
一九七二年末負債額	217	472	689
官方債務	102	358	460
民間債務	115	114	229
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債務增長率	99.1%	64.8%	75.6%
官方債務	69.6%	50.8%	55.0%
民間債務	125.2%	108.8%	117.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債務表〕1977年

七個負債較多的國家計為：阿爾及利亞、阿根廷、巴西、南韓、伊朗、墨西哥、土耳其等。

一九七三——七四年能源危機爆發，各種原產品價格繼續高漲，第三世界非油產國的國際收支紛紛出現了巨額的逆差赤字，油產國的國際收支盈餘額則一再提高。在難以及時吸收消化滾滾而至的油錢時，大部份阿拉伯產油國家的油錢仍留在西方國家，油錢之移交也在西方國家銀行進行。這些未曾離開過西方國家的油錢主要是通過歐元市場、歐洲證券、歐洲信貸等途徑投資於發展國家；而歐元市場和美國銀行在吸收大量油錢之後，則把部份油錢轉而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

另一方面，自一九七一年後，發展國家對銀行的貸款需求已日漸下降，可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聲中却對外資的要求日益迫切，於是一些西方的國際性銀行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的建議下，開始把貸款對象轉向第三世界國家。一九七三年石油價格的飛漲，開始把貸款對象轉向第三世界國家。一九七三年石油價格的飛漲，開始把貸款對象轉向第三世界國家。一九七三年石油價格的飛漲，開始把貸款對象轉向第三世界國家。

各種原產品價格的紛紛提高，則使到西方銀行對盛產原產品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深感興趣，給予第三世界的貸款額也有顯著的增加。

一九七一年，總部設在美國的銀行貸款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為八·八二億美元，一九七三年的貸款額增加至二一·三一億美元

，一九七四年再升至六六·四八億美元，至一九七五年時已達六八·七八億美元。歐元市場所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款項也有顯著的提高，貸款額由一九七一年的一四·七五億美元節節上升至一九七五年的一一五·三億美元，如今西方銀行已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主要債權人之一，擁有第三世界國家二〇%的債權。

西方銀行的貸款對象以具有經濟發展潛能、蘊藏有豐富地下資源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主；而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亞等經濟發展落後，缺少天然資源的國家則難引起西方銀行的興趣。印尼、伊朗、阿爾及利亞、尚比亞、菲律賓等有天然資源可供出口的國家，或巴西、南韓等經濟發展令人刮目相看的國家最能爭取到西方銀行的貸款。

一九七六年，西方銀行所撥出的歐元貸款達一五四億美元，其中有一一三億美元是流入非油產的發展中國家，四億美元則貸給油產國。巴西、墨西哥分別取得三一億及十九億美元的貸款；巴、墨兩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也一日千里。菲律賓和南韓各取得九·七億及七·八億美元的貸款；非、韓兩國的地下資源雖不如巴、墨兩國，可是經濟蓬勃發展是使貸款銀行充滿信心。至於伊朗、印尼、阿爾及利亞等國則由於是油產國，有富饒的油田、油井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故貸款的信用也大為增加。

據摩根保證信託公司 (Morgan guaranty) 的估計，至一九七六年時，美國銀行在第三世界油產國擁有四〇〇億至六〇〇億美元的債權。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在一九七六年中的估計，單祇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秘魯和印尼等五國就欠美國銀行三三〇億美元以上的債務，而這五國皆是具有經濟發展潛能的國家。南韓和菲律賓所取得的貸款額也為數不少，印度和薩伊爾是少數能取得較大宗銀行貸款的低所得國家。

美國銀行只貸款與幾個被認為「有償還債務能力」的第三世界國家。這可從另一項統計數字顯示出來。據摩根保證信託公司的估測，在美國銀行借給第三世界國家的三三五億美元貸款額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約二五〇億美元）的款項，其中巴西、墨西哥兩國所取得的貸款額又佔了大部份。

由於西方銀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量貸款，一些專家認為西方銀行的貸款活動已達到「瘋狂」、「草率」的地步。「紐約時報」曾寫道：「銀行對數百萬美元的貸款額多沒有進行週詳考慮就加以決定。」國際貨幣基金的一份只供職員參考的文件 (Staff Papers) 也透露：「一些貸款的進行只是個人之間的接觸，只要申請貸款的國家有富饒的地下資源，便被視為日後定會有能力償還債務，貸款的決定也沒有充份地考慮到其他因素。」

把西方銀行大量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形容為「瘋狂」，自然有點誇大其詞。其實許多銀行因不願獨自承當「貸款風險」，於是聯合其他銀行進行貸款活動。一項較大宗的貸款，往往可能是二、三十家銀行共同聯合給予貸款，如此一來，所承當的風險便大為降低。

一些資本雄厚的西方銀行則採取浮動的利率，在雙方簽訂貸款協約時，並不列明利率，而每隔三個月或六個月重新調整一次利率，貸款利率的調整仍是根據倫敦銀行間的最新利率。

另一方面，西方銀行認為給予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貸款，在某些方面是得到發展國家政府的認許。西方國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也不願看到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的銀行無法取回其所付出的款項。西方國家和國際性金融機構固然不會坐視第三世界國家把債務拖欠下去，而西方銀行也會採取共同杯葛行動，施加壓力，迫使負債的國家償清債務。

事實上，許多西方銀行的貸款對象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投資設廠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的業務是國際性的，母公司又是設在歐、美等工業富有國，故西方銀行有理由相信其給予在第三世界國家投資設廠的跨國公司的貸款的冒險性已大為減少。

其次，西方銀行貸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款項只佔銀行資產的一小部份。聯邦儲備銀行就曾估計，美國六家最大銀行貸給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四五億美元，只不過佔了這些銀行總資產的六%；而第三世界國家所欠美國二十一家銀行的二二〇億美元債務，也只佔銀行總資產額的五·五%。故即使第三世界國家拖延其債務，也難以動搖銀行的業務活動，更何況西方大銀行往往是政府的後台，第三世界國家在償付債務時一有困難，銀行便會迫使政府對有關債務國增加援款或給予低利貸款，同時國際貨幣基金也可在必要時出面干預。

### 第三世界外債問題日趨嚴重

國際收支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期間的全部對外經濟交易的收入和支出，包括財貨與勞務的輸出和輸入，短期與長期的資金流動。自能源危機後，第三世界非油產國的國際收支日趨惡化，逆差赤字由一九七四年的二一五億美元，節節上升至一九七七年的一二四五億，一九七八年的三七〇億。一九七九年的估計數字則更增至四七〇億美元。在面對國際收支日益惡化的當兒，第三世界國家除了必須定期償還債務外，還必須付出一筆可觀的利息。

一九七〇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償付債務額為五〇億美元，五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償付債務額已激增至一五七億美元，一九七六年再升至一八二億美元，至一九七七年已創下二八七億美元的紀錄。第三世界償付債務額雖已大幅度提高，但其所得的實際經援數目沒有相對的提高。至一九七九年時，轉移的經援資金已比償付債務金額為低，前者為二八二億美元，後者却達二八七億美元。

綜合來說，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在一九七六年間所欠的外債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五%，一九七九年的百分比再升至將近一九%。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間，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一五%，可是外債却按年增長二五%至一九七六年時，償



附表四：一九六五年至七七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額

(單位：億美元)

	外債額 (至年底)	繳付額	償付債務額	實際轉移額
1965年	375	61	34	27
1970年	751	111	62	49
1971年	887	123	70	53
1972年	1032	155	87	68
1973年	1250	213	117	96
1974年	1572	255	142	113
1975年	1863	347	157	190
1976年	2274	402	182	220
1977年	2725	569	287	282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常年報告書

國際貨幣基金在這方面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一旦第三世界償付債務有困難，國際收支出現巨額逆差，國際貨幣基金可從中干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定，會員國的國際收支失去平衡時，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借取短期的資金，彌補國際收支的逆差。基金當局於接獲申請後，便會派出財經專家，向發生收支危機的第三世界國家提出各種「建議」，故國際貨幣基金可通過「建議」、「諮詢」、「貸款」等途徑，直接迫使第三世界國家採取各種對策。

世界銀行總裁麥納瑪拉 (McNamara) 在一九七八年常年會議上的演詞中指出，至一九八五年時，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將直線上升至六、四八六億美元。中所得國家的負債額 (約五、三六一億美元)，將比低所得國家的負債額 (約一、一二五億美元) 高出四倍半。該年間，中所得國家的償付債務額將達一、〇七九億美元，利息達三三三億美元。償付債務額和利息將佔出口值的一九·五%。同年低所得國家所須償付的債務是一四三億美元，利息約七六億美元，兩者將佔出口值的一一·七%。第三世界

付債務的出口金額佔了出口值的一二·六%，償付債務額等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官方經援額的三〇%，等於石油輸出組織官方經援額的二四%。

在經濟發展緩慢下來，國際收支赤字日趨惡化，外債日漸高築的情況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只得採取應對措施：壓縮進口，增加出口，以使貿易收支得以平衡，從而減輕債務的負擔。一般認為，諸如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阿爾及利亞、南韓等欠債最多的國家，其償付債務的能力也比較大。若以每年連本付利所佔出口值比例作為衡量償付能力的尺度，其百分比不超過二〇%者便被視為有償付外債的能力。

世界銀行的一九七八年報統計顯示：一九七六年間低所得國家的償付債務與出口值百分比為七·二% (其中百分比最高的國家為斯里蘭卡，達二〇·一%，巴基斯坦一八·二%，緬甸一六·三%，印度一二%)，中所得國家的平均百分比為八% (其中百分比比較高的國家為智利三二·九%，墨西哥三二·三%，烏拉圭二九·二%)，而過去幾年，國際間並沒有發生廣泛的停止或延期償付問題。

以個別國家來說，阿根廷、薩伊、巴西、埃及、智利、加納、印度、秘魯、菲律賓、烏拉圭等國雖曾遇到支付債務困難，可是在債務國、債權國以及債權銀行的坦誠談判下，支付難題也得以解決。

附表五：一九七七年十六個外債額最高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

	外債額 (百萬美元)	外債額/國民 生產毛額	國民平均分擔 的外債額 (美元)	國民平均所得 (美元)	經濟合作與發 展機構經援額 (百萬美元)
*阿爾及利亞	5853	34.4%	326.9	1110	
阿根廷	4890	10.8%	187	1730	377.4
孟加拉	2292	30.3%	91.3	110	597.4
巴西	19308	12.2%	172	1405	2332.1
智利	3582	29.0%	338	1158	未詳
哥倫比亞	2622	14.8%	105	704	231.7
南韓	8472	28.7%	233	808	1024.0
臺灣	2229	11.3%	131.5	1154	36.5
*印度	12325	14.1%	20.6	150	868.4
印尼	11408	28.1%	77	274	862.4
馬來西亞	2053	17.0%	163	956	116.7
巴基斯坦	6761	47.5%	90	189	564.7
秘魯	4659	33.6%	285	840	275.1
菲律賓	2985	14.8%	66.3	448	649.0
薩伊	2639	80.7%	100	124	500.2
委內瑞拉	4462	12.4%	351	2821	未詳

資料來源：O. Cambessedef 編著 *World Economic Indication*, No.1 & No.3, 1979年

\*：1976年數字

便一筆勾消。瑞典政府認為如果所有西方援助國都能取消最窮國所拖欠的債務，西方援助國只不過犧牲國民生產毛額的〇・〇二%，可是最窮國却由此能多得到二〇%的援助額。顯然地，在債務償付額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第三世界國家不但希望富有國「網開一面」，並且還迫切需要它們的贈與、長期低利貸款等方面的援助。

參考資料：

—B. Picarat, *I. Crucifix 合著, La dette des Pays en développement Paris, 一九七八年*  
—B. Levrat, *Les Socialistes et le Tiers-monde Paris, 1977 一九七七年*

第三世界與經援、外債

債務的沈重由此不難想像。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把銀行利率大幅度提高（如：美國的銀行利率已提高至百分之十五又四分之三，英國的利率在三年內由百分之六提高至百分之十五），以及工業國紛紛開始以有利的條件爭取西方銀行的貸款，致使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舉債無門。美國、西德、日本等國對其私人銀行，不擇手段地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現正着手加以管制，這又將使第三世界國家舉債更加困難。

近年來，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問題日益引起西方國家及國際性機構的關注。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秘書長科里便曾於一九七八年正月間提議，假如富有國取消世界上二十九個最貧窮國家所積欠的債務，並增加援助十六個最急需援助的國家，則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便可每年省下六億美元。

一九七七年十月間，瑞典率先宣佈準備取消最窮國所拖欠的債務。在這項取消債務計劃下，孟加拉、波扎那、衣索匹亞、蘇丹、坦桑尼亞、印度、肯亞及巴基斯坦所欠瑞典的二・三三億美元的債務

- C. Payer, "Third World Debt Problems, the New Wave of Defaults",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一九七六年九月
- T. Thomas, A. Segall 合著 "Money-Weight Contenders", *Economist*, 一九七七年一月廿二日
- 拙作, 「發展中國家問題十講」, (一九七九年期刊年鑑·)臺灣商務印書館
- World Bank: "Word Defi Tables" 1977 & 1978年·· "Prospec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8—1985"1977年 "Rapport Sur le developpement dans le Monde" 1978年
- Le Monde, "Bilan Economique et Social" 1977, 1978 & 1979年
- Le Manuel Observateur "faits et Chiffres," 1978 & 1979年
- Problems Economiques*, No. 1500, 1520, 1546, 1571 & 1612

## 新書預告：

#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綦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三十萬言，預期本（六九）年下半年出書，特此預告。